

私 が 彼 を 殺 し た

我杀了他

东野圭吾



南海出版公司

私 が 彼 を 殺 し た

我杀了他

〔日〕东野圭吾 著 郑琳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杀了他 / (日) 东野圭吾著 ; 郑琳译. — 2版

.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9.5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9411-9

I. ①我… II. ①东…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28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8-115

WATASHI GA KARE O KOROSHITA

© Keigo Higashino 2002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我杀了他

〔日〕东野圭吾 著

郑琳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王心谨 王 雪

装帧设计 朱 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2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2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411-9

定 价 5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东野圭吾

日本作家。

1985年，《放学后》获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开始专职写作；

1999年，《白夜行》获周刊文春推理小说榜年度第1名，《秘密》获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2005年出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获第134届直木奖、第6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以及三大推理小说排行榜年度第1名；

2008年，《流星之绊》获第43届新风奖；

2009年出版的《新参者》获两大推理小说排行榜年度第1名；

2012年，《解忧杂货店》获第7届中央公论文艺奖；

2014年，《祈祷落幕时》获第48届吉川英治文学奖。

责任编辑：张 锐

特邀编辑：王心谨 王 雪

装帧设计：朱 琳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杀了他

目 录

1	神林贵弘之章	一
25	骏河直之之章	一
51	雪笹香织之章	一
73	神林贵弘之章	二
87	骏河直之之章	二
99	雪笹香织之章	二
115	骏河直之之章	三
131	神林贵弘之章	三
145	雪笹香织之章	三
157	神林贵弘之章	四
179	雪笹香织之章	四
199	骏河直之之章	四

219	神林贵弘之章	五
235	骏河直之之章	五
251	雪笹香织之章	五
263	神林贵弘之章	六
269	骏河直之之章	六
275	雪笹香织之章	六
281	骏河直之之章	七
287	雪笹香织之章	七
291	神林贵弘之章	七

神林貴弘之章

一

1

将挂在最边上的浅绿色雨衣与衣架一起取下后，衣柜里变得空荡荡的。我踮着脚检查完上面的架子，回头看向美和子。她已将雨衣叠好，正要把它放进旁边的纸箱。富有光泽的长发挡住了她大半张脸。

“这样衣服就算收拾完了吧？”我看着她的侧脸问道。

“嗯，应该没有落下的。”她继续手中的活儿，回答道。

“即使有，回来拿就可以了。”

“是啊。”美和子放好雨衣后盖上纸箱，看了看周围，随后拿起了放在纸箱后的透明胶。

我又叉着腰环视房间。美和子这间不到六叠^①的房间里放着已故的母亲用过的旧衣柜，那里面也已收拾好了。衣柜和壁橱里曾放着美和子的所有衣服。她按照天气、流行趋势和心情，从那几十件衣服中选择合适的穿着上班。她从不会连续两天穿同一件衣服出门，据

①日本计量房屋面积的单位，1叠约为1.62平方米。

说是怕被误以为在外过了夜。对于经常连续一周穿同一套西服出门的我来说，觉得挺麻烦的。但是看她穿不同样式的衣服从房间出来，曾是我每天早上的乐趣。今后我恐怕就与此无缘了。这也是我不得不放弃的事情之一。

美和子用透明胶封好纸箱，拍了拍。“好了，大功告成。”

“辛苦了。”我说道，“累了吧？要不要吃点东西？”

“有什么呢？”美和子歪着头，表情像是在想冰箱里还有什么。

“有拉面。我给你煮。”

“没关系，我做就行。”美和子起身说道。

“不用，不用。今天这种日子，得由我来做。”

我轻轻地搂过她的腰，将她拉向我这边。这个举动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但美和子似乎并不这么想。她的笑容变得有些不自然，然后就像冰舞女伴一样，利落地转身摆脱了我的双臂。

“还是我来吧。哥哥每次都会把面煮过头。”说完她便走出房间，下了楼梯。

我凝视着还留有些许美和子体温的左手，叹了口气，走近放在淡紫色地毯上的纸箱。拿起箱子，我才发现只装着衣服的箱子意外地轻。我抱着箱子，再次环视室内。邮购的廉价架子和母亲以前用的衣柜还在房间里，但看惯了的写字台已经不见了。美和子坐在那张棕色写字台前，像画画般用钢笔在稿纸上写字的身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工作时她会使用打字机或电脑，写诗时却坚持手写。

白色的蕾丝窗帘随风飘动，从面向狭窄的私家路的窗户吹进一股微暖的风。

我把纸箱暂时放在地板上，关上窗户并锁好。

我们的家建在一块约五十坪^①的地皮上。一楼除了有宽敞的厨房兼餐厅，还有日式套间。二楼有三间西式房间。我们的父亲在不到四十岁时就盖了这栋房子，既没有付首付，也没有办分期付款。爷爷去世后，父亲需要继承遗产，由于付不起继承税，不得已卖掉了之前住的房子，这栋房子就是用剩下的钱盖的。据亲戚们说，我们神林家就是这样，失去了代代相传的土地和房产。

我在一楼的餐厅吃了美和子煮的味噌拉面。美和子将长发用发卡别在脑后。

“那边的家是打算旅行回来后再开始收拾吗？”我边吃拉面边问。

“估计只能那样了，因为时间不够。明天还得忙着准备婚礼和旅行的事。”

“我猜也是。”

我看了看贴在墙上的日历。五月十八日那天用红笔画了个圈——就是后天了。当时画圈的时候，以为还会有一段时间。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吃完拉面，我放下筷子，托着腮说道。

“还是打算处理掉这栋房子吗？”美和子略显不安地问道。

“那倒不一定，也可能会出租。不管怎么样，我没打算继续住在这里。一个人住太大了。”

“哥哥也……”美和子笑着说，“干脆找个人结婚吧。”

估计她是下了很大决心才说出这句话的。我明白这一点，所以

^①日本计量面积的单位，1坪约为3.3平方米。

没有看她的脸。“也是。我会考虑的。”

“嗯。”

我们陷入沉默。美和子也放下筷子。拉面还没有吃完，不过她好像已经没有继续吃下去的心情了。

我透过玻璃窗看着院子。草坪已开始生长，杂草也多了不少。无论是出租还是卖掉，房子都需要修葺。但修葺一新后，肯定又舍不得转让。

我听说我们的祖先曾经留下不少家产，但我出生时家境已大不如前了。父亲是在证券公司上班的普通职员，是一个能够维持普通生活水准就知足的人。正因为这样，在这里盖的房子也是普普通通的。父亲曾打算将这栋房子作为两代人同住的住宅使用。老两口住一楼的日式套间，儿子或女儿夫妇则住二楼的西式房间。这好像就是父亲梦想。如果他的人生顺遂，这个梦想本应该是能够实现的。但不幸来得太突然，让人措手不及。

那是美和子开始上小学的第二天。父母去千叶参加亲戚家的法事，再也没能回来。父亲驾驶的大众甲壳虫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遭遇大卡车追尾，小巧的车身一直飞到对面的车道，父母当场死亡。在颅骨骨折、大脑与内脏都被撞坏的情况下，多活一秒都不可能。

那天，我和美和子被托付给邻居。那个邻居是父亲的同事，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和我们俩去丰岛园玩。我们正在玩过山车和旋转木马的时候，他的夫人接到了来自警方的不幸通知。她恐怕曾左思右想，万分烦恼，不知应当怎样将这个噩耗告诉两个年幼的孩子。我们从游乐园回来时，她迎接我们时黯然的神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我就感到庆幸。那个邻居家的叔叔途中

并没有往家里打电话，因此，我们才有幸直到回家前都过着如梦一般的快乐时光。那是我们兄妹俩最后一次一起玩。

我和美和子分别由两家亲戚收养，因为两家都仅有收养一个孩子的能力。

幸运的是，两家亲戚对我们都非常不错，我甚至被一直供到读完研究生。我们的抚养费估计是用包括人寿保险在内的父母的遗产来支付的，但我深知，抚养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在我和美和子分开生活期间，这个家由父亲工作过的公司租用为职工宿舍。再次回到这个家时，我发现房客们都不是野蛮粗暴的人。

在我正式签约留校工作那年，我和美和子回到了这个家。那时她已经是大学生了。

十五年——这是我和美和子分开生活的时间。兄妹俩分开这么久，是第一个错误。而第二个错误是，时隔十五年，两人又开始一起生活。

电话铃响了。美和子迅速拿起墙上的无绳电话。“你好，这里是神林家。”

看到她表情的变化，我猜到了是谁打来的。会在周五的白天来电话的本来也没几个人。大学的研究室那边因急事找我的可能性很小，而美和子在上个月已经辞掉了保险公司的工作。打给她的另一个身份——诗人神林美和子的电话，虽然不分昼夜都会打进来，但那部电话早已移到了新居。昨天和今天，出版社和电视台的人大概会因为找不到她而倍感焦虑。

“嗯，剩下的东西也都收拾好了。刚刚和哥哥一起吃了拉面。”

美和子面带微笑地讲着电话。

我将两个拉面碗放进洗碗池，走出了厨房。因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在旁边听美和子和穗高诚通电话。我真不想让她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穗高诚，正是后天将和美和子结婚的男人。

美和子很快就通完了电话，来敲我的房门。我正坐在书桌前发呆。

“是穗高先生打来的。”美和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嗯，我知道。”我回答。

“他说要不要今晚就搬到那边去住。”

“哦……”我点了点头，“这样啊。然后呢，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这边有些事还没有处理完，所以还是按原计划办。这样不行吗？”

“不，当然不是。”不可能不行。“但这样好吗？你是不是想早点搬到那边？”

“反正明天晚上得在酒店住，只有今晚搬过去住，有点怪怪的。”

“那倒也是。”

“对了，我得出去买点东西。”

“嗯，注意安全。”

美和子下楼了。几分钟后，我听到了玄关处开门的声音。我站在窗前，俯视着她推着自行车出去的样子。白色风衣的帽子被风吹得鼓鼓的。

后天的婚礼定在赤坂的一家酒店举行。我和美和子决定明晚开始住在那家酒店，因为如果婚礼当天从我们住的横滨出发，一旦路况不好，极有可能无法正点到达酒店。

不过，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准备，所以我们俩得先去穗高家。他家位于练马区的石神井公园附近。我们打算顺便把打包好的纸箱用车运过去。家具等大件行李上周已经委托搬家公司运过去了，明天需要拿的只有上次没能运过去的小件行李和衣服。

穗高诚今晚就想让美和子搬到他那边去住，按说合情合理，那样更能有效地利用时间，何况新郎想跟新娘在一起也很正常。

但是，这仍无法打消我对他的不满。今晚是美和子在家度过的最后一晚。这么宝贵的夜晚，凭什么要被那样的男人夺去？想到这些，我就怒上心头。

2

这天晚上吃的是牛肉火锅，因为我和美和子都喜欢。我们的酒量都不大，却喝掉了两罐五百毫升的啤酒。美和子的脸颊有些泛红。我的眼圈或许也有些红了。

晚饭后，我们仍坐在餐桌前，聊了很多往事，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她之前工作的公司等。但有关恋爱和婚姻的话题，我们始终没有提及。我自然是有意识回避，估计她也一样。

不过在两天后就要举行婚礼的情况下，完全回避这方面的话题确实有些不自然。这种不自然以尴尬的沉默显现了出来。

“终于到最后一晚了。”平定思绪后，我打破了沉默。刚说完，我便觉得像是按压了疼痛的臼齿。确认了疼痛，应该就能安下心来。

美和子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想到以后就不住在这个家了，总觉